



# 印象派的再认识

吴甲牛

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

# 印象派的再认识

## 吴甲丰

生活·讀書·藝術三聯书店

装 帧：苏彦斌

## 印象派的再认识

吴甲丰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香港分店：域多利皇后街9号

新华书店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950毫米32开本 4印张 65,000字

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8,000

书号 7002·21 定价 0.36元

# 目 录

<b>1 引 言</b>	1
一 印象派的“奇遇”	1
二 消除误会、反对曲解	6
<b>2 简 史</b>	9
一 印象派概述	9
二 十九世纪法国的美术流派	11
三 印象派的“远祖”	15
四 印象派的“近亲”	19
五 库尔贝与写实派	20
六 马奈揭开印象派的序幕	22
七 咖啡馆里的艺术运动	25
八 战争与革命的插曲	29
九 新画派的形成	32
十 印象派“亮相”	34
<b>3 光·色·印 象</b>	39
一 从技法谈起	39
二 光与色	42

三	揭破“色彩之谜”	43
四	破“固有色之惑”	46
五	直观自然	48
六	“何事评者忌光而畏之甚耶?”	51
七	“瞬间印象”与“整体印象”	54
八	“油画宜远看”	57
九	“清景一失后难摹”	61
4	人间风貌	66
一	印象派绘画并非“以光为主角”	66
二	“入世尽俗”的艺术	68
三	人间的风景画	71
四	印象派风景画的人间风貌	73
五	马奈两幅人物画的历史意义	75
六	“没有故事的故事画”	79
七	我怎样理解印象派绘画中的 “欢乐场面”	83
八	评普列汉诺夫的一个看法	86
5	解 蔽	90
一	驳“印象派的哲学基础是 马赫主义”说	90
二	印象派跟“感觉的复合”说 毫无瓜葛	94
三	印象派跟帝国主义不搭界	100

<b>6 结束语</b>	· · · · ·	103
一 对印象派不要“求全责备”	· · · · ·	103
二 关于借鉴	· · · · ·	107
三 警惕“流行性概念混乱症”	· · · · ·	109
<b>附录一 印象派画家简介</b>	· · · · ·	113
<b>附录二 新印象派</b>	· · · · ·	116
<b>附录三 “印象派之后”</b>	· · · · ·	119

## 图 版

草地上的午餐(马奈)	酒吧间(马奈)
河畔风景(西斯莱)	红瓦顶的房屋(毕沙罗)
农村风景(毕沙罗)	少女像(雷诺阿)
鲁弗申初雪(西斯莱)	睡莲(莫奈)
印象·日出(莫奈)	海滨(莫奈)
游泳场(莫奈)	芭蕾舞女(德加)
	风景(毕沙罗)
	女(德加)

## 引　　言

“予岂好辩哉，予不得已也！”

——孟　轲①

### 一 印象派的“奇遇”

《红楼梦》里的林黛玉，当她进贾府以前，早就听说她有一个“顽劣异常”的表哥，名叫贾宝玉。当她初进贾府时，又听见她舅母王夫人的一番介绍，说宝玉是自己的一个“孽根祸胎”，他“有天没日、疯疯傻傻”，是“家里的混世魔王”。林黛玉听了这番话后，只一顿饭功夫，忽然听见通报说：“宝玉来了！”黛玉暗想：“这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！”②不料进来一看，却是一位“青年公子”，他“面若中秋之月，色如春晓之花……”黛玉一见这位风貌不凡的宝玉时，竟

① 《孟子·滕文公》。

② 参看《红楼梦》第三回。“惫懒”含有“痞懒”、“疲塌”等意味，是一个语气很重的贬词。

大吃一惊，心想：“好生奇怪，倒象在哪里见过的，何等眼熟……”——引用“红楼故事”到此为止，因为本书要谈的不是“红学”。

我们从上引的故事中大概可以想到：第一，林黛玉一向听过许多传闻，又听了王夫人的介绍，本来她心目中的宝玉是一个“惫懒人物”。第二，当她亲眼看到宝玉以后，她才发现这宝玉原来一点儿不“惫懒”，恰好相反，他不仅风貌不凡，而且看去还很顺眼（“何等眼熟”）。另外，根据我们那点“阅历”，也许还可以想到，这位宝玉尽管在黛玉的心目中一点儿不“惫懒”，可是并不排除事情的另一面：他一定也还有不少的毛病（事实上，曹雪芹也并不打算把贾宝玉描写为一个十全十美的“圣人”）。

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有点复杂，我们可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去对待。

十多年前，我陪同几位年长的朋友参观一个西方绘画图片展览，看到一幅法国十九世纪印象派画家莫奈（Claude Monet, 1840—1926）画的风景画。这幅画不但色彩明朗，而且景物也画得很真实。一位朋友看了赞赏不已，我不经意地插了一句话：“这就是印象派！”不料他听了后竟也大吃一惊，连声问我：“这难道是印象派吗？不是画得很真实，很规矩吗？怎么会是印象派呢！”可以想见，这位朋友以往听过一些关于印象派的传闻（即“王夫人式”的介绍），

心目中的“印象派”是一种“不知怎样惫懒”的玩意，一旦看到这派作品的本来面目，就不免大吃一惊了。这种情况，和曹雪芹的传神之笔一样合情合理，和林黛玉涉世未深的少女心情一样可以谅解。使人担心的是：上述情况竟不是个别现象。我国很早就知道外国有一个“印象派”，可是近二十多年来对于它的评价却很不中肯。一提起它，很多人就联想到“颓废堕落”（思想内容上）和“怪诞混乱”（风格技法上），或者模模糊糊地认为它总之是个“惫懒”的东西吧。在日常语言中，“印象派”几乎成为“怪画”的同义词了。尤有甚者，有些从事美术工作的同志，当他们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图案或画风粗率的作品时，也要以一半嘲笑一半申斥的口吻说：“嘿，印象派！”

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，我想到的是以下几点。第一，我国看外国美术作品的机会太少，不但原作，连复制品也很难看到。近十余年来由于“四人帮”的干扰，弄得大家更加闭目塞聪、孤陋寡闻。其次，有些不够全面的文字描述也容易引起误会。例如有些文章中说：“印象派绘画只注意光和色的表现，不重视形体轮廓的描绘。”这种说法本来不够十分确切，一经误会讹传，就给印象派造成“画风粗率”、“轮廓不准”、“不真实”、“不规矩”的“印象”。第三，“印象派”一词的字面确实比较“怪”，有些万事不求甚解的人，只看字面而不作调查研究，就认

为它一定不是“正路货”吧。另外还不得不提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有些从外国翻译过来的“大百科全书”条目、有些外国评论家的文章，不但把印象派贴上“颓废艺术”的标签，甚至牵强附会地把它跟帝国主义和哲学中的马赫主义拉扯在一起，扣以“反动”帽子。这种不够实事求是的评论，本来不值一顾，然而在我国却有很大的影响，有些人往往不经过认真的思考而误认为那是“依据马列主义的定论”。我们自己写的文章中提到印象派时，也往往不作具体分析而笼统地贴上“形式主义”、“反现实主义”等等标签。帽子和标签本来不可能确切，一经传闻，再经渲染，结果就把印象派弄得声名狼藉，面目全非。

由于上述原因而引起的对于印象派的误解，本来可以通过展出作品（原作或复制品）、出版画册、发表认真负责的评介文字来消除。不同的看法，也可以通过正常的讨论来解决。但是，事情一到“四人帮”手里，就彻底搅乱了。他们扬言，对于历史上一切文化遗产，“都要与之彻底决裂”，连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都要全部否定，印象派当然更不能幸免。江青就曾经把印象派跟什么“阿飞舞”、“脱衣舞”夹在一起，破口大骂：“腐朽下流，毒害和麻痹人民！”<sup>①</sup>从此

---

<sup>①</sup>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江青在一个文艺界大会上乱谈西方文艺时说：“……另一些则是大量泛滥，毒害和麻痹人民的阿飞舞、爵士乐、脱衣舞、印象派、象征派、抽象派、

以后，“印象派”本身又成为一顶“反动”帽子，“四人帮”及其御用文人们拿着在文艺界乱飞乱扣。一九七四年上半年，“四人帮”为了攻击周恩来同志而掀起“黑画案”时，有些画风比较新颖的画家，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扣上“印象派”帽子。例如，同年五月三十一日，上海有一家被“四人帮”严密控制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奇文，攻击老画家林风眠老先生的彩墨画《山区》。文中一方面诬蔑这幅作品“画得乌云遮日、阴森灰暗，它恰恰反映了作者见不得灿烂阳光的阴暗心理”，另一方面，却又自打嘴巴地硬说林老先生是“以光和色表现世界”的“中国印象派权威”。又据说这个“印象派”是坏透了，它“颓废没落”，被资产阶级标榜为“纯客观的凭直接的感觉印象来认识世界”，即马赫鼓吹的“感觉的复合”，云云。

就在诸如此类的“四人帮”法西斯棍棒下，十余年来我国美术界不敢公开谈论印象派，连美术学校里都不准看印象派的画册；偶尔对画油画的同志说一声“你的画法有一点印象派的影响”，那位同志不是惊惶失措，就是脸有愠色。于是，印象派又成为一

---

野兽派、现代派等等，名堂多了。一句话，腐朽下流，毒害和麻痹人民”。这里江青是在信口胡诌。“现代派”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流派的总称，其中包括野兽派、抽象派等等。“阿飞舞”、“脱衣舞”等则根本不是什么艺术流派。然而江青却不分青红皂白地胡说一起，可见其人实在不学无术，不懂装懂。

个相当可怕的“禁区”！

一百年前一个对西欧绘画的发展有不小贡献的印象派，数十年间受到许多不合情理的指责，将近一百年竟又碰上一个“四人帮”而被看作“腐朽下流，毒害和麻痹人民”的东西，这就叫做“奇遇”。

世界上的事未免过于复杂，但是也绝非永远弄不清楚。

## 二 消除误会、反对曲解

自从印象派于一八七四年公开“亮相”以来，一直受到来自各种角度的非难，其中有误会，也有曲解。十九世纪的西方人看惯了色调比较单纯，描绘极其工整细密的传统油画，乍看印象派那种色彩鲜明、用笔奔放的画风，未免不大顺眼，从而认为这群画家是信手涂鸦，欺世盗名。但后来不但看惯，并且能够理解，说明原先的看法纯属误会。当时有些学院派的画家和评论家对印象派大加嘲讽，则是暴露了他们的顽固保守和宗派情绪，可以说是误会之中夹带着曲解。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，俄罗斯有一二位评论家相继撰文评论印象派，论调偏于谴责。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，苏联有一些评论家继承上一代的论调而变本加厉，对于印象派几乎全盘否定，扣以“反现实主义”、“颓废、反动”等帽子。本世纪五十年

代，我国有些评论家可能受到来自苏联的影响，也给印象派贴上许多不切题的标签。上述各种对于印象派的评论，在我看来，很多是出于误会，但也不排除其中夹带着曲解。

至于“四人帮”，则是一群极端仇视人类文明的家伙，他们对一切历史文化（包括印象派）发出最原始最野蛮的诽谤，和一般的误会与曲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。

现在“四人帮”早被清除，他们横加于印象派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，当然应当全部推翻。然而，对于这个流派的一切误会与曲解，也还有待澄清。误会应该消除，曲解必须反对。

或者有人认为，对于印象派那样一个外国美术流派，误会也罢，曲解也罢，都无关国计民生，似乎不值得那样“小题大做”吧。我却不是这样想。我总感到，对于中外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遗产，如果不作正确、合理的评价，那么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。最大的损失，就是我们会因此而丧失实事求是的精神，而现在大家几乎有切肤之痛地感到，这种精神对于政治、文化、科学工作是多么地可贵。因此，在“印象派”的概念已被弄得十分混乱的情况下，我建议把它的本来面目先弄个清楚，然后才谈得到评价。

另外还有一个“知识问题”。当然，不可能要求各行各业的人都详细知道外国美术的情况。但是我

们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(并且从事文化工作),耳朵里总不免经常刮进“印象派”这个名目,那么,总该知道它基本上是怎么回事吧。如果永远把印象派误传为一种稀奇古怪的图案,或把它当作“乱七八糟的怪画”的同义词,那就等于把《聊斋志异》和《茶花女》当作“黄色小说”一样,未免和四个现代化太不相称了。

笔者对于印象派的认识,也曾经历过许多思想上的波澜曲折;对于这个流派的评价问题,二十多年来竟是时常萦绕心头。“四人帮”对印象派的极度诬蔑,倒促使我下了个不大不小的决心:要把有关印象派的问题弄出个眉目。我自己也没有多少知识,本书所谈的也不是什么微言精义,更不是什么“权威定论”,而只是本着上述的心情,把我平日学习、思考的一点心得(我个人对于印象派的“再认识”)写出来供大家参考、议论、批评。

自从印象派问世以来,西方人为它(以及它的画家们)写的论著已不下数百种,我写的这本小册子只是在这著作的园林旁添一棵小树。如果这棵小树还有些价值的话,那可能是由于它还带着一点东方的泥土气息吧。

# 2

## 简 史

“故铺观列代，而情变之数可监；撮举同异，而纲领之要可明矣。”

——刘勰①

“各有师资，递相仿效，或自开户牖，或未及门墙；或青出于蓝，或冰寒于水。”

——张彦远②

### 一 印象派概述

要说明什么叫做印象派，确实有“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从何说起”之感。为了让后文的叙述有个头绪，现在试作一个“概述”如下：

印象派是产生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法国的绘画流派。一八六〇年以后，一群青年画家怀着“在艺术上创新”的共同目标，努力作画，并以巴

① 《文心雕龙》卷二，“明诗”篇。

② 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二，“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”。

黎为中心互通声气。他们经过十多年的奋斗，终于创造了新的画风，在一八七四年举办了一个“联合展览会”。画展中那些画风十分新颖的作品，给观众很大的震动。其中有一幅特别引人注目的画，是克劳德·莫奈画的风景，题名《印象·日出》，画着一片朦胧的水上风光，云雾中涌出一轮光采夺目的红日。当时有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，题名《印象主义者的展览会》，对展出的作品大加嘲讽。从此以后，由“印象主义者”引申，就流传了“印象派”（即“印象主义”）这个流派名称。

印象派承“写实派”的余绪，多取材于目光所接的自然风景和现实生活。他们十分注重描绘大自然的光色变化，以及对于景色的“瞬间印象”，因此他们的作品大多是在户外对景写生而成。对于油画技法，他们改进了某些色彩单调的传统画法，而采用一种符合光学原理的新画法，以便充分表现大自然在阳光照射下的复杂微妙的色彩变化。

印象派画家们在一八七四年开第一次“联合展览会”以后，又不断实践，使他们的新画风更为成熟。一八八六年开第八次即最后一次“联展”后，印象派作为一个艺术运动已近尾声。上面这一段“概述”，写起来很吃力，读起来大概

也并不轻松。另外，疏漏之处也少不了。例如有一个名叫德加的画家，是印象派中的重要人物，但他并不画“大自然的光色变化”，而是致力于表现人物的动态。诸如此类的“例外”，一时无法说透，只好在后文详述。

但是，这段简陋的“概述”也并非毫无用处，它总算在“千头万绪”之中开了一个头。后文则拟从各个角度，阐述我所知道的印象派。

## 二 十九世纪法国的 美术流派

印象派不是平地涌现的，他的产生和发展跟先前的西方美术思潮、流派有紧密的联系。因此，要说清楚什么是印象派，还得略谈一下其他美术流派的概况。

自从文艺复兴期以来，西欧的美术流派大多以国别、地域区分，称为“画派”(school，或译“学派”)。画派以国别分，有意大利画派、荷兰画派、法兰德斯画派、西班牙画派、英国画派、法国画派等等；以地域分，有佛罗伦萨画派、威尼斯画派、西厄纳画派等等。这种以国别、地域划分的画派，也标志着风格、技法、传统、师承的区别。这些画派之间也有对立，不过不象近代流派之争那样尖锐。近代的美术流派，则纯